

東海大學「校園文學」的開創先鋒--陳曉薈《松風集》讀記

吳福助¹

書名：《松風集》

作者：陳曉薈

出版：台北市，光啟出版社

版次：1968 年初版，1973 年再版，1975 年三版。

一、《松風集》：東海大學「校園文學」的開創先鋒

東海大學於 1955 年在台中大肚山上創立，迄今已有 64 年。它是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，也是標榜學術自由，始終堅持崇高的教育理想，並持續保有豐富的創造力的優秀大學。這所校風淳樸備受各方矚目的學府，有教無類，敞開大門接納了數十萬名老師及學生，他們在這遠離塵囂林木蔥籠的校園裏，孜孜不倦地鑽研學術，探尋真理，編織夢想。他們生活在這空靈秀美的校園裏，其中有些人擁有敏銳細膩的心思，情深意懇地寫下校園生活點滴，創作了不少具有深度而感人的文學佳作。面對這批校史文獻上珍貴的文學史料，筆者於 1999 年底，與當時在東海圖書館特藏組任職的陳瑞洲、黃文興、謝鶯興，以及《東海風》編輯張志遠，共同組成五人小組，編選出版《大度山上》限量手繪書，一方面作為迎接千禧年的獻禮，一方面期盼該書的出版，能引起「校園文學」創作的熱潮，讓東海師生更熱衷於文學創作，為他們黃金歲月般的學習生活留下更多可以傳諸久遠的佳作。

《大度山上》一書所謂的「校園文學」(Campus Literature)，單純是指以校園為創作題材，反映校園生活風貌的文學作品，作者為本校教師、學生，也可以包括少數社會人士。這本選集收錄孫克寬〈蠕動的山岡〉、〈四載山居〉，梁容若〈大度山上〉、〈相思樹〉，戴君仁〈大度山山居記〉，徐道鄰〈大度山的風〉等 21 篇代表性散文，內容包括校園景物、教學樂趣、課堂學習、宿舍生活、勞作經驗、社團活動、休閒娛樂等。這是東海大學「校園文學」作品首次結集出版的專書。

陳曉薈是東海中國文學系第一位女性專任教師。1931 年出生於上海。1949 年來台。1955 年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。1956 年蒙鄭騫教授推薦，受聘為東海大學秘書。1957 年受聘為東海大學中文系助教。1960 年以中文系助教兼授國文課程。1961 年升等為中文系講師。1966 年升等為副教授。1969 年赴美國奧

¹ 吳福助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

柏林大學進修，其後任職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迄今。陳老師在東海服務，前後總計 13 年整。她在 1968 年結集出版的《松風集》，該書提要介紹說：「包括作者幾年來的三十多篇散文選輯，另附錄了她的詞稿五十餘闕。採唐詩人劉長卿：『泠泠七絃上，靜聽松風寒』詩意為題。」又：「集中的散文大部分曾在《中央》、《聯合》、《婦友》等副刊雜誌發表過，它是作者山居生活中朝夕與大自然相處所激起的浪花，也是作者在教學研究之餘，隨興而成的作品，頗受讀者的好評。至於舊詩詞，更是作者的精心佳構。」

《松風集》所收錄的散文創作，依據內容可分為「校園敘寫」、「懷舊鄉愁」兩大類。

「校園敘寫」包含〈夢谷絮語〉、〈山居散記〉、〈山中短簡〉、〈風雨故人〉、〈夢谷·蘆葦·晴天〉、〈訪梅〉、〈登高〉、〈對酌〉、〈葬禮〉9 篇。其中〈夢谷絮語〉，包含〈散步日記〉、〈新綠〉、〈枕畔的書〉、〈我佇立在風裏〉、〈溪水〉、〈這是春天〉、〈群山在呼喚〉、〈柵欄外〉、〈萬籟〉、〈八月〉、〈稻禾青青〉11 短篇。〈山居散記〉包含〈雨夜〉、〈含羞草〉、〈落花生〉、〈星空〉、〈遲開的杜鵑〉、〈夢谷〉6 短篇。

「懷舊鄉愁」包含〈畫荷〉、〈楓葉〉、〈姑蘇之戀〉、〈桐花夢〉、〈無邪愛〉、〈微笑人生〉6 篇。至於《拾翠詞稿》屬於「校園敘寫」之作，則有〈相見歡〉（雨餘推窗）、〈攤破浣溪紗〉（詠桃花）、〈南歌子〉（山中桃花零落）、〈少年游〉（庭中有醉芙蓉）、〈鳳凰台上憶吹簫〉（七夕微雨）、〈洞仙歌〉（手植蝴蝶蘭）等十餘闕。從份量來說，「校園敘寫」佔了《松風集》這本書五分之四的篇幅。

《松風集》有關東海校園的敘寫，篇幅之多，是東海創校之初所僅見的。至於《松風集》校園敘寫的面向之廣闊，技法之豐富，尤其聚焦「夢谷」的特寫，更是具有獨特的開創性，為其他作品所未見。作者創作這批作品，正值風華煥發，富於冒險進取精神的青年時期。這批靈心善感，縱筆揮灑，書寫青春浪漫情懷的創作，富含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情思，其中的情味意境，別具奇趣。《松風集》青年學者書寫懷抱的這一系列創作，誠可與上述幾位年長教授的老健圓熟之筆互相輝映，並駕齊驅，同列為東海大學「校園文學」創作的開拓先鋒。

二、《松風集》的校園題材敘寫

1. 校園散步

東海位於台中市西郊大肚山台地的東麓。大肚山地勢稍高，但坡度不陡，俯望台中盆地，中央山脈煙嵐變化，山光雲影，歷歷在目，景色絕佳。再加上

校園擁有以相思樹為主的喬木林相、灌木群，以及以禾草科為主的草原及河溝區，附近還有遼闊的甘蔗田和零星分布的農舍，地理景觀豐富多樣。日本京都、加拿大多倫多、美國舊金山、德國海德堡都有聞名世界的哲學步道，對東海早期師生而言，人人都愛散步，隨時隨地都在散步，東海校園可說條條都是哲學步道，處處都是冥想王國。課後之餘，儘可以踏著黃泥，頂著風沙，哼著民歌，沿著東西南北道路，沿著新發現的曲折小徑，尋幽探勝去也。

翻開《松風集》，首先看到的是題目鮮活有趣，包含 11 個短篇的〈夢谷絮語〉。其中第一篇〈散步日記〉，開頭說：

「大地睡著了，星星也一顆顆地沉落。」「我夜讀方罷，披上件衣服，到門前山徑上去走走。明知道別人又要笑我傻，但這些年來，長久寄居山中，捨不得離開，除了喜愛教書這份工作外，還附帶想要多佔取些清風與明月，更接近些湛藍的星空與綠色的原野，以及可以任意地馳騁這顆不羈的心。」「心靈阻滯的時候，我散步；精神渙散的時候，我散步；需要沉思的時候，我散步；最主要的是：要找回失落了的自己時，我願獨自趁著夜深人靜，彳亍於山道上。」（頁 7）

陳老師休閒散步最愛的地方，跟大部分的東海師生一樣，是離開天天上課的合院建築群教室，走向校園小徑，走向荒野幽谷：

「有陽光的假日，常沿著小溪走走。許多同學們每沿著溪流，走向夢谷，我卻愛探流溯源，向荒涼的山腰走去。」「溪旁的小路很狹，旁邊就是相思樹構成的小叢林，走累了，在林中坐坐也很很好。」「坐下來，看看近樹，看看遠山。」（頁 9）「向著遠方，我做著不可及的夢。」（頁 10）

結尾引波斯古詩人《魯拜集》詩句：

「荒野樹下，一本詩集，一瓶醇酒，一片麵包與你，在我身邊歌唱，荒野啊，變成了天堂。」（頁 11）

散步是一種最和緩的運動，它可以因時、因地、因人制宜，藉以紓解緊張的生活壓力，調攝疲勞的身心，是中醫所謂「形神共養」最便利的養生妙方。東海校園幅員遼闊，還保存一些荒野原始生態，可說是得天獨厚的「散步天堂」。這篇〈散步日記〉，文筆錘鍊，結構嚴謹，寫出早期師生共同的心聲，是最具典型代表意義的壓卷之作。

2. 夢谷風情

台中大肚山工業區內，第二期與第三期工業區接壤的山谷，民國 65 年

(1976)被政府強制徵收為工業用地以前，原是佈滿大小卵石的荒谷，谷畔相思樹林密佈，還有零星的農家。這個亂石野樹構成的寧靜荒谷，當年是東海學生課餘散步最熱門的景點。由於太多青年學生在這裡歡笑歌唱、尋夢沉思了，錦心繡口的學長，就把這個荒谷取名「夢谷」，這個充滿夢幻色彩的美名，廣受歡迎，盛行不衰，還引起後輩晚生尋幽探勝的滾滾熱潮²，難怪陳老師會這麼說：

「沒有夢的憩睡不香，沒有夢的清醒不真。縱使夢之谷裏只是些纍纍的山石與野樹叢生，但有人在那兒敞開了哭泣，有人在那兒插上了真情的翅膀，有人在那兒歌唱，有人在那兒嘆息，不管是晴天陰天，不管是白晝黑夜，夢谷是值得歌頌的。能夠作夢的人也是值得羨慕的。」(頁 90)

陳老師從小浪跡四方，是在戰亂中成長的一代。渡海來台後，考上大學，畢業後前來東海執教，東海校園對她來說，是歷經長年漂泊困頓之後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足以安身立命的學術殿堂。陳老師在這裡沉潛涵詠於書海之中，神交古人、思接千載之餘，不免要奮發不已地編織她個人的人生夢想。陳老師靈心善感，有訴說不完的夢，這些夢大量託付「夢谷」傾訴，因此《松風集》中涉及「夢谷」的篇章不少，形成一大內容特色。其中技巧最成熟的是〈夢谷·蘆葦·晴天〉一篇，記述邀請張秀亞、聶華苓、童真三位作家共遊夢谷的經過。至於描寫最集中，充滿激情的，則是收於〈山居散記六章〉的〈夢谷〉一篇：

「有白鳥自夢谷中飛去，濺著綠波，振起羽翼！夢谷裏儲滿了淒迷的叢林。春來，有苦楝花淡紫的憂鬱，似舊家的丁香。春去，有愁絕的相思黃花，如故園的菜花遍野。(頁 69)

「有白鳥自夢谷中飛去，鬱鬱啊，萋萋！風風，雨雨！谷中的叢林在淺唱低吟……，而我——一個踽踽獨行者，踏著崎嶇的雞卵石，又將在夢谷的底澗裏遺下幾多清冷的足音……。」(頁 70)

這篇小品類似散文詩，雖然文筆不免有些青澀，卻是充滿強烈深厚的熱情，是陳老師青春風華的珍貴紀錄，值得再三玩味。

3.山中四季

陳老師說她剛來到東海時，曾經嫌棄東海校園山水的「枯寂」，包括「乾涸的溪流」，「黏硬的土地」，「野風夾著泥沙呼嘯而去」(頁 69)。但是東海創校後，開始了一系列的建設，「大肚山終於從一片荒蕪中開拓出來了。雜草叢生

² 參見張國輝《消失的青埔—敘述民國六十五年前後大肚山幾個村落的變遷》，台中：台中民意雜誌社，1996年5月1日。

的阡陌間開闢了水泥大道，乾涸的谷澗中培植了相思樹，教職員宿舍中，家家門前門後都有了自己的小花園。」(頁 71)經過建築師的全盤設計，辛勤整建，整個校園已是欣欣向榮，煥然改觀。

以下是《松風集》關於山中四季風光的描寫：

「微風拂過樹梢，吹落了一地的紫楝花。窗外剛下過幾滴小雨，空氣中瀰漫著怡人的溼氣，不一刻，天又晴了，晴得人暖洋洋，倦慵慵的。」

「陽光攜著輕風的手，悄悄的踏進窗裏，像一杯醉人的酒，潑翻在窗前的書案上。書桌上堆滿了大本的，小本的，厚的，薄的書，它們似乎也都沾染了一些春陽的芬芳。」「窗外，溫暖的晴光從夢谷爬上了山坡，在一樹樹綠葉與紫花上微微閃爍，好像詩人醉後的眼神。」(頁 31)

「這邊一叢，那邊一枝，山坡上人家的園子裏盡是杜鵑花，深紅的，淺紅的，紫絳的，爛漫的開遍了。」(頁 33)

「日曆撕到八月中旬以後，山間的早晚開始有了些涼意。」「白天，山間的陽光仍舊燥熱。」「大地上，青草趁機拼命抽長，七里香纍纍的枝上堆上如雪的花朵，小茉莉夾者眼睛，展開了滾滾如珠的花苞，玫瑰亦悄悄伸個懶腰，重續她春來未盡的舊夢。」「它們的芳香，混合著日裏經陽光曝曬足了的青草味，在長夏將逝的八月之夜，依舊醉意深濃，徘徊不去。」(頁 49-50)

「八月過後，山間就要起風了，風從山嶺後的海岸吹來，海風太暴虐，它會刮斷紡織娘一夏天紡織成的柔絲，刮翻蛙陣的鼓皮，且緊緊的絞起蟬兒喊叫出來的一束束噪耳的嘶音。」「到八月過後，山間就要漸漸的聽見呼呼的風聲了，青草也要漸漸衰萎了，綠樹的枝葉也漸漸的稀疏了，連陽光也要染上了倦黃。」(頁 52)

「窗外是如潮的風雨，山間已是深秋的季節了。眼前的臺中平原，異樣的黯淡而朦朧。遠山沉沒在蒼茫的暮色裡，只有綠紗簾外的一朵紅扶桑，風雨中依舊落寞的豔紅。」(頁 118)

「在冬日的山徑上漫步，既有尋幽覓勝登高望遠的佳趣，又有落日餘暉，衰草牛羊的勝景。」(頁 126)

「天氣太晴，山中的冬天(毋寧說是秋天，因為寶島上找不到冬季的痕跡)，很難得有如此無風無雨的日子，澄藍的大單子蓋住這一大片黃土坡，相思樹林只輕微的搖曳，像平靜的海面。但縱使最平靜的海面也有微波，那山坳是波谷，那山頂是波峰，起伏，起伏，新落成的

路思義教堂像風帆……。」(頁 88)

「山上的冬天雖然遠較城市裏的顯著，但寒冷的日子很短，幾陣大風之後，只有苦楝與桃樹落光了葉子，其他的樹木大半仍舊綠盈盈的，只是鬱暗些罷了。」(頁 12)

近幾十年來，由於鄰近工業區的大面積開發建設，以及都市人口的蜂擁聚集，再加上全球氣候變遷，整個東海校園自然環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變。如今回顧陳老師這些早年校園四季風光的描寫，吉光片羽，倍覺難能可貴。這些零星的文學史料，應是具有保存環境變遷紀錄的參考價值吧？

4. 枕畔夜讀

東海創校之初，標榜開創精神(pioneering spirit)，包括特殊的創校理想、立校精神與教育目的³。當時校園充滿很濃厚的理想主義氣息，全校師生似乎都感覺到有責任和義務共同參與創造學校的傳統。這種人人自覺，共同投入創造的無形呼喚，鼓舞了所有東海人，從而建立了令人艷羨的，昂揚奮發的特殊形象和氣質。

東海創校之初的年代，還沒有電視、電腦、手機、網路的發明，東海師生除了散步、聊天，少有休閒活動，整天就是不停地讀書。當時的讀書風氣很盛，學生宿舍四人一間，條件已經夠好了，還是有不少學生嫌吵，要去圖書館搶位子讀書。搶不到的，就自己攜帶桌燈去文學院夜讀。連星期天，文學院教室都有不少學生在低頭讀書，遊客走過走廊，都縮頭蹣腳，害怕干擾他們。

《松風集》中，收入〈夢谷絮語〉的〈枕畔夜讀〉一篇，是記述東海人勤於讀書的典型代表作。陳老師在篇中說夜晚的東海校園，「太靜了，靜得連遠處公路上夜行車嘎然而止的剎車聲都清晰可聞⁴。」(頁 21)接著說明她夜讀的習慣：

「在我認真地工作--讀書、思考之後，我願留下一絲空隙--在夜深人靜，孤燈枕畔，隨手拾起枕畔的雜書，翻它幾頁，然後沉入冥想……。」

「把書塞在枕頭下或安置在枕頭旁邊，已經成了我日常的習慣，每次臨睡之前，伸手若取不到合意的書，我將難以入夢。」(頁 17-18)

陳老師枕畔夜讀的書，無論經史子集，隨機抽取，隨興翻讀。以下記述兩則夜讀的經驗：

³ 參見呂士朋總編纂《東海大學校史--民國 44-69 年》，台中：東海大學出版社，1981 年 10 月，頁 117、483。

⁴ 那個時候，台中港路還沒開闢，公路班車也很少。

「順手拾起《浮生六記》，讀到作者沈三白與芸娘的一段對話……我忽然想到那無所慾求，愛美愛真的一對小夫妻……那夜，我果真夢見了芸娘，她的影像栩栩如生，雖然醒來時再也不可捕捉，只是我滿足了。」（頁 19）

「任意拿起忠忱堅摯，熱情澎湃的大詩人——屈原的作品，低哦數節，我沉醉在〈離騷〉纏綿迴蕩的忠貞之中，我一直讀到〈卜居〉、〈漁父〉還不肯罷手。深深地感到那個熱情的靈魂，求告無門，呼天喚地，為他的祖國，為他祖國的人民作最終的掙扎與奮鬥的苦痛。……

『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』，對屈原而言，這種炙熱而忠貞執著的感情，是詩人性格天生的悲劇性。對世人而言，這『負石沉江』的一粒愛國火種，卻然亮了千秋萬世。」（頁 20）

「山野裏有狂風驟雨，鐵鉤的撞擊聲越來越急，我卻在一個偉大的靈魂前收起渺小的狂想，連窗外的風雨都似乎被鎮攝住了，我的身體就如此安適地蜷曲在這本偉大的著述之前，坦然入夢。」（頁 20）

俗話說：「讀未見書，如得良友；見已讀書，如逢故人。」又：「讀書不具隻眼，埋沒古人苦心。」⁵陳老師「精讀」與「略讀」兼重，「不求甚解」與「必求甚解」並用，注重智慧透視，靈活解析，並且通過時光隧道，澄思邈慮，與古代文學家頻頻對話。陳老師靈心善感，見解透關，可說是千古文人罕見的知音。她為我們豎立了很好的讀書典範，值得我們效法學習。

5. 群山在呼喚

東海校園遠離塵囂，一片寧靜，最容易讓人引發古代氣節之士避世隱居的情懷。特別是一旦過慣了清風明月、簡單純樸的山居歲月，就很難適應都市的喧鬧繁華，難怪陳老說會這麼認為：

「到臺北轉瞬一週了，不是我歸心似箭，是我發覺在八年的山居校園生活之後，已不能適應這千變萬化的都市了，是我平靜已久的心湖上已來不及接受這許多驟來的悲歡離合了——這一週中，我流著淚與兩位去國的老友握別；與舊日的同窗歡聚；與苓在橋頭的冷飲卡座中暢談至夜；與兒時的友人在餐館中偶遇；總而言之，都市的人生，太多的悲歡離合，太多的汗味與淚水，太多的陌生與熟悉的蹙額與笑顏，怎不令過慣單純生活的我惶惶然不知所措？」（頁 81）

⁵ 吳福助選輯《醜翻集》，台中：東海大學圖書館，2017年11月24日，頁93。

到台北不過幾天的時間，陳老師很快感到不能適應，興起「不如歸去」的慨嘆：

「回去吧！回去吧！只有綠色的山野能使惶惶然疲倦不堪的我獲得安全。只有白底黑字的書本能使激動的我恢復平靜！」（頁 81）

這個「不如歸去」的主題，書寫得最為集中的，是〈群山在呼喚〉一篇：

「拍拍身上的塵土，我又回到山中來了。」「還有兩三分鐘的路才能到家，我決定趁著這短短的一刻，把都市中攜帶來的塵埃，喧囂的市區中沾染的煩躁，一一從心上彈刷掉。」（頁 35）

「車聲遠了，市聲遠了，連鷓鴣低沉的啼聲也寂靜了。一林子的濃綠是那麼安靜，安靜得像一池靜靜的湖水，如果我是一條魚，我一定要游進去，穿梭其間，吐幾個水泡，激起一些漣漪。」（頁 37）

「雲嵐托起了山尖，蒼靄遮沒了遙遠的市塵，第一顆星亮了！那點亮星的人，也將我心中的一點靈光燃起，我聽見群山在呼喚！」「晚霞觸及參差的綠葉，群星碰擊著浮動的山尖，我聽見，我聽見群山在呼喚！」（頁 38）

「『我回來了，我回來了。』我滑動著原始而快樂的舞步，回到林邊的小屋，小屋裏的燈也亮了。」（頁 39）

筆者返回母校任教以迄退休，居住東海校園已有五十年，這半世紀以來，所過的都是如同陶淵明「真隱」般的生活，因此對於陶淵明〈歸去來兮辭〉所謂：「歸去來兮，請息交以絕游！世與我而相遺，復駕言兮焉求？」又：「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。」又：「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」這幾句體會得非常深刻。期間多次利用暑假，去台北參加大學聯考閱卷工作，順便到國立中央圖書館看善本書，以及拜訪親友。每次從繁華熱鬧的都市回來，一走進校門，立刻覺得東海校園寧靜得好像一片深沉大海，迥然有別於外面世界的喧囂。這個時刻，總會強烈地驚覺到，原來東海校園這一大片鬱鬱蒼蒼的樹海，這座遺世獨立的學術殿堂，才真正是像我這樣不忮不求的人⁶，得以安身立命的樂園。筆者這種經驗可謂與陳老師全然契合，所以陳老師這篇〈群山在呼喚〉，每次誦讀，都能引起我心靈的強烈共鳴。

三、從《松風集》看作者的詞人氣質

《松風集》收錄陳老師詞作《拾翠詞稿》，共計 23 種詞調，53 闕詞。再

⁶ 筆者 74 生辰自勵辭云：「大度山人，不忮不求。書府悠遊，魯鈍無愁。冷僻詩文，博採旁搜。開疆拓土，鑽研不休。」

從陳老師執教東大期間的著作彙編《陳曉蕾著作專輯》⁷整體觀察，陳老師研究和創作的重心是傳統詩詞，而又以「詞」佔絕大部分，為聚焦所在。

「詞」是一種按照樂譜的曲調和節拍填寫，用以歌唱的文學體裁。它是一種音律化的、長短句的、固定字數的詩。「詞」的聲韻格律較近體詩更為細密嚴格，可謂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最为精細的體裁。繆鉞認為「詞」的文體有四大特色：1.「其文小」（指取材微物，纖弱細巧）。2.「其質輕」（指運意輕靈，蜻蜓點水）。3.「其徑狹」（指言情寫景，幽約怨悱）。4.「其境隱」（指寄興深遠，隱約迷離）。又說：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生而具精美要眇之情感者，自能與詞相悅以解，視為安心立命之地。」⁸「要眇」，亦作「要妙」，精深微妙之意。《松風集》雖為散文叢集，其中卻有不少內容出自於「詞人」的靈思美感，從而可看出作者稟賦精深微妙的「詞人」氣質。

所謂「氣質」，是指人的高級神經活動類型特點在行為方式上的表現，是個人心理活動的動力特徵，也是人格的先天基礎。氣質主要受先天生理素質的制約，教育和環境的影響只能使氣質發生相當緩慢的、部分的改變。作家個人的氣質對創作有潛在的、長久的影響，它能融化於作家的審美趣味、藝術個性之中。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特(Hippocrates)首創氣質說，根據四種體液把人的氣質分為「多血質」、「黏液質」、「膽汁質」、「抑鬱質」四種。在實際生活中，單一氣質類型的人極少，大多數則是以一種氣質特徵為主導而同時也摻合了其他的氣質特徵⁹。陳老師在《松風集》中，自我剖析說：「我始終脫不了江南人的柔弱，……有一份癡迷和執著。」(頁 105)又：「朋友們曾笑我說霧有聲音，露珠會笑，落花會嘆息。他們笑我對心中的世界如此執迷，執迷得搭錯公共汽車，認錯了人，聽錯了話。」(頁 38)又：「多少次，在喧嘩笑鬧的場合裏，我會忽然感到寂寞在錐心。」(頁 8)這樣的稟賦特徵，應是屬於波克拉特所謂的「抑鬱質」類型的人。

陳老師這種以「抑鬱質」為主導的氣質，集中呈現在收於〈夢谷絮語〉中的〈萬籟〉一文：

⁷ 謝鶯興編《陳曉蕾著作專輯》，台中：東海大學圖書館，東海大學人物誌師長篇(三)，2018年3月28日。

⁸ 繆鉞〈論詞〉，收於氏著《詩詞散論》，台北：台灣開明書店，1953年11月，台1版。

⁹ 希波克拉底關於四種氣質類型的學說本身是缺乏科學依據的，但它所描述的現象很有代表性，因而心理學界一直沿用到今。詳見黃希庭、鄭涌《心理學十五講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5月，第1版，頁366-368。

「我聽見青草在抽著芽，露珠在竹葉尖上墜下了淚，陽光在撒著金色的噴水，還有白雲慵懶的舒捲，落花輕輕的嘆息，都隨著微風的節拍，徐疾，抑揚。」「大地的脈搏在跳動，把血液引入大樹的導管裏，小草的毛細管裏。葉子在呼吸，花蕾在餐霞吐霧，遠山和近樹遂浮起了晴嵐。」（頁 45-46）

在該文中，陳老師進一步分析大自然美妙的樂章說：

「古人作文，往往說：『萬籟俱寂。』其實，宇宙間的萬物何嘗有一分一秒的止息，靜穆呢？」「不要說春水泱泱，夏雷隆隆，秋蟲唧唧，朔風呼呼，那些聲音太明顯，太激越！就連中夜的曇花乍放乍斂，都微微有聲。」「你如果守護著一株乍放的曇花，會發覺那一絲絲的花萼在顫動著，顫動著，只覺得生命在每一片顫動中展開了，展開了，令你不自禁的連想到那琴弦上的顫音，那一剎那，正是造物者撥動著生命的弦，把美妙的顫音輕輕的播放出來，那顫動的鬚萼，一如音樂家撫在琴弦上的手指，只是你的肉眼看不見生命之弦而已。」「你如能側耳傾聽曇花的乍放，為什麼就聽不見青草在抽芽，陽光在放射，露珠在滾動，霧氣在升騰，白雲在舒捲，落花在嘆息呢？」（頁 46）

緊接著，陳老師還提出「聲音的世界裏也含蘊著奇妙的彩色與具體的形象」，因而設想琤琮的泉流聲是銀白色的，春天婉轉的鶯語是淺碧色的，夏夜蛙聲是老綠色的，秋天的蟲聲如一絲絲金線，冬風那老黃的色調有些蒼涼，深更的雨是暗灰色的，和風的細語是淡藍色的，夜霧是乳白色的。以上所引這些描寫，充分呈現了作者具有高度的情緒易感性，善於覺察別人不易覺察到的細微事物。作者觀察細微，體驗深刻，沉溺於個人的內心世界，情感偏狹，抒情比較曲折隱晦，更注意推敲、錘鍊語言，多深沉雋永、耐人尋味的情境。這樣靈心善感，一往情深的藝術氣質，應都是以「抑鬱質」為主導的氣質的具體表現。《松風集》的鑑賞，如能從把握作者的「詞人」氣質入手，一切幽微情景描寫的詮釋，應是可以迎刃而解。

四、餘話

筆者執教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期間，曾經多次利用擔任「歷代文選及習作」必修課程的機會，講述東海校園文學作品，並要求學生參考美術系校園寫生教學模式，全面踏查並記錄東海校園中可供文學創作的景物素材。這項實習作業所列舉的素材項目，經統計整理結果，竟然高達五、六十項之多，大出乎筆者意料之外。對照上述《大度山上》一書所寫，已被利用的素材實

在寥寥無幾，絕大部分都還是荒廢閒置，乏人問津。特別是深入描寫東海合院建築群「空間的穿透與流動」之美的作品，更是缺乏¹⁰。可見東海「校園文學」的創作素材，還有很大的開發空間。

東海創校迄今已有六十餘年，曾經生活在這個校園的本校師生已有數十萬人，加上參訪外賓、觀光遊客，總數可觀，相關的校園書寫文獻應已累積相當數量。當今實有必要透過各種網路管道，全面進行檢索，並彙編〈東海大學「校園文學」文獻目錄〉，以為進一步建立電子資料庫，便利系統整理利用的依據。

縱觀當前世界，國際資訊急速交流，時代思潮不斷蛻變，呈現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昂揚奮發，銳意創新發明的偉大時代。面對這樣令人無限欣奮的情境，東海「校園文學」未來的創作方向，自應是擺脫長期以來象牙塔式的自我封閉滿足狀態，秉承東海一貫的開創精神所蘊涵的新生命與新力量，從而立足東海，放眼宇宙，揮灑奔放的熱情，追求崇高的理想，開拓未來光明的前途！



¹⁰參看羅時璋〈東海心·大度情〉，收入林香伶主編《借味·越讀：時光·地景·大度山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16年9月，頁106-118。